

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訓練場。
假日早晨，艾黛爾賈特獨自在此練習弓術。
張弓拉弦，略一瞄準，鬆手放箭。

咚！

正中靶心。

艾黛爾賈特淡然優雅地保持餘勢，放鬆左臂力道，再伸手從筒中抽箭。
認認真真地練了二十箭，前去收箭時，她忽然看見導師悄悄站在一旁。
驚喜之餘，肩上隱約有了一股壓力。

「？」

見她一直望著自己不動作，貝雷絲疑惑地問了一句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妳不練了嗎？」

「……要。」

艾黛爾賈特若無其事地回神，拔箭放回箭筒，緩緩走回原位。

打起十二萬分精神，在她注視下，安靜而專注地再度射完二十箭。

「妳一向很穩，艾黛爾賈特。」貝雷絲面無表情地稱讚。「今天也保持得不錯。」

「那當然了，我可是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話音未落，貝雷絲冷不防拋出三枚飛靶——
傭兵團訓練狙擊手用的軟木製圓盤，被她拿來訓練學生。

艾黛爾賈特早已習慣她的突擊訓練，迅速連發三箭，射下空中所有飛靶。

確定沒丟臉，背後的冷汗才敢安心流下來。

「非常好。」貝雷絲淡淡一笑。

艾黛爾賈特轉頭看她，暗嘆口氣，艱難地移開定在她臉上的視線，繼續練習。

只有少數人知道艾黛爾賈特弓術了得，因為她學她的老師，總是私下偷偷鍛鍊自己。身為未來的皇帝，她認為自己有義務精通所有武器。

艾黛爾賈特邊練邊想，當初在露迷爾村意外遭遇傭兵團，或許也是命運的安排。

有多少人像她的導師一樣，武技高超、學識豐富、眼界寬廣、指揮與作戰能力皆屬一流，卻仍然自認不足，持續自我精進，一日也不曾懈怠？

即使有心模仿，也學不來她的虛懷若谷和真切關懷。

貝雷絲·艾斯納——唯此人有能力指導自己。

艾黛爾賈特為了即將發起的戰事，已暗中招兵買馬多時，接觸過無數能人賢士。

坦言之，導師打仗的才能令人畏懼，不僅與她並駕齊驅，對於戰局的直覺和判斷，恐怕還略勝她一籌。

偏偏無欲無求，沒有弱點，不知從何攻破。

若是老師與我為敵……

保險起見，必須將危機的幼苗扼殺在成長茁壯前。

艾黛爾賈特豈會不明白這個道理。

她只是……遲遲不願行動而已。

片刻後，艾黛爾賈特的練習告一段落，放下弓走向貝雷絲。

「這個還妳，艾黛爾賈特。」貝雷絲摸出一塊手帕，遞到她眼前。「之前謝謝妳了。」帕角繡著艾黛爾賈特的名字，是她在一個雨天借給貝雷絲擦臉的手帕。

艾黛爾賈特抬眸看了貝雷絲一眼，覺得老師的記憶力真是好到……令人煩惱。

「不客氣。」她微笑收下。「對了，差不多到午餐時間了，老師要一起去食堂嗎？」
「今天不去。」貝雷絲走到一旁。

艾黛爾賈特第一次被她拒絕，一時不曉得怎麼應對，迷茫無措地望著她的背影。

老師，妳跟別人有約嗎？

艾黛爾賈特成功地重新展露笑容，但根本問不出口。

「我來找妳之前，借用廚房做了一些三明治。」

貝雷絲拿出擺在陰涼處、用方巾蓋著的餐籃，展示內容物給她看。

「還有果凍，要吃嗎？」

貝雷絲不愛吃甜食，唯一的「祝福果凍」很明顯是為誰準備的。

「……那我就不要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輕笑著拿起手帕擦臉，趁機抹去眼角不小心滲出的淚水。

居然為這種小事流淚，妳真的很可笑。

「炎帝」冰冷的嘲諷在心中響起。

……被老師拒絕的時候，只有我感到傷心嗎？

被「艾爾」這麼一反問，剛才同樣憂鬱的「炎帝」沉默下來。

哼，遲早有一天，我會佔有貝雷絲。

不准強迫老師！

「給妳，這是傭兵團的特製茶飲，很適合運動流汗後喝。」

貝雷絲遞來一杯茶，打斷了只有艾黛爾賈特知曉的對話。

「謝謝老師。」艾黛爾賈特接過鋼杯，對她一笑。

「可以直接喝，放到現在已經不燙了。」

「好。」

兩人坐在場邊石台上共享午餐，貝雷絲兩三口就吃完了三明治，拿起水瓶喝特製茶飲。

天清氣朗，碧空如洗，微風徐徐吹過身側，令人身心舒暢。

在這裡吃飯的感覺，真是跟野餐沒有兩樣。

貝雷絲悄然一笑，轉眸看向艾黛爾賈特，瞄見她唇角沾到了沙拉醬。

——妳身為一名教師，不可與學生太過親暱。

在回想起西提司的告誡前，貝雷絲便已伸出手，以拇指替她抹去醬汁，順勢放入了嘴裡。導師的可怕之處，並不是只在戰場上感受得到。

艾黛爾賈特無言地壓低羞紅的臉，繼續品嚐果凍中甜蜜可口的「幸運」。